

重回一线城市，一些年轻人回笼漂

也许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对于时尚行业的人而言，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的氛围和灵感。

也有热心人给王心语介绍男朋友，但都不了之。这边的男孩子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会觉得你总是要离开的，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王心语说，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个外地男朋友，这样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离开。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让张珊印象深刻的是，在太原，我很难融入小区社交圈。她常常觉得自己和周边人群的育儿理念格格不入。

回到北京之后，张珊夫妻找回了自己固定的社交圈，大家时常出去玩，也会一起商量着去干点什么，不管最后是否可行，朋友们总会讨论并提出建议，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见闻。这是在太原没有过的体验：因为在太原你们认识的人会比较少，大家的方向其实也比较明显，生活比较安逸，没有什么明显的欲望一起做点事情。

在齐思瑶看来，从呼和浩特再次回到北京，自己重新拥有了社交兴趣和能力。一线城市的人口基数大，意味着遇到有趣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回笼漂后，齐思瑶有了更多的兴趣交新朋友，和老朋友本身就是一种输入的过程。

在北上广深，交朋友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

张杨在朋友们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过展览、话剧、电影和讲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还没有封闭管理，我经常去蹭戴锦华老师的课，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挚交。张杨说。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伙开的酒吧倒闭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包头。凌晨5:11到达，下车之后想吃个早餐，却发现大多数早餐摊都没营业。

他在朋友圈写道：想必未来每一个饥饿的凌晨都会无比想念深夜两点出摊的北京早餐和30分钟可送达的外卖小哥。

回家前，他带着下载了数千部电影的机械硬盘，买了手冲咖啡装备和投影仪，企图用一种浅薄无聊但体面的生活方式对抗空虚的文化生活。回家之后，张杨成了一名撰稿人。不止影评，什么活都接。

在包头，他也曾试着融入初高中同学的社交圈，但张杨遗憾地发现：由于彼此的生活经历不同，和同学回忆完青春之后，便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说：最长的一次25天没有出门。

说实话头一次北京漂会有一种恐惧，这个地方的生活会使我产生不自信感，大家都太优秀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这里扎根。张珊说。

北京一直都是这样，竞争强，压力大，节奏快，但再回来，总得明确地告诉你点什么，可能是物质享受，可能是医疗资源，也可能是精神需求。张杨说。

除了收入这方面，我觉得最的一点还是机会比较多，因为说实话每个人都会面临中年危机，在一线城市，解决各类危机的机会肯定会多一些，教育资源更有保障。张珊并不后悔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

如果想回笼漂，可能要趁早打算，即使在一线城市，女性在职场上也并不占优势，年龄越大越吃不开。23岁的王心语已经开始有35岁危机，除了上海之外，杭州等新一线城市是她的备选项。

（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高城市现代化的水平，不仅是物质环境现代化，更多的是城市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这就包括了城市治理理念更新、城市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发展等等。

小城现状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城市治理者树立全新的城市发展与青年发展理念，并做好两者双向奔赴的顶层设计。现阶段要明确城市定位，突出自身特色，在城市中要不断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提供良好生活保障，同时补齐短板，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青年发展的工作生活环境，真正留住青年。

地包容我。李均婷说，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多亏了亲友的帮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变，父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推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上债，也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即使回北京经历了教培行业大裁员的风波，我也没有想过再次离开。张珊很庆幸自己在2019年疫情开始前选择重新回到北京，现在，她十分理解那些在小城过不去的年轻人。

当年离开北京，是因为怀孕了，看着高昂的房价，觉得自己没办法在北京拥有一份稳定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家乡的省会城市太原成了张珊和爱人的首选，开发了高新区，有很多商场，也有一些艺术展和演出，觉得确实还挺不错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在太原订了一套期房，正式安家落户。

但是，令张珊没想到的是，生存问题成了他们一家人迁居太原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创业还是上班，都满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开支。张珊在太原开了一家花店，但她很快发现，就鲜花市场来说，拿到企业端的大单，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面向大众的市场主要走的是低价竞争，不需要多好看，也不需要做品牌。9个月的时间，纯盈利两万元。

张珊一家三口生活成本全都系在了丈夫的收入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5000元左右，在太原算不错的收入了。但是，扣去每个月需要还的4400元房贷，只剩1000元的结余做日常生活费用，张珊觉得捉襟见肘。

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幼要抚养，虽然北京生活成本大，但我们核算之后发现是有结余的。如果再过几年，可能工作就不好找了，经济压力之下，这对夫妻回笼漂。

2019年，卖了太原的房子，俩人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北京，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如今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日常开支，买房也在计划中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在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了，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的。王心语总觉得这里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但包容度似乎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介绍，这里的工艺师，可能就是缝纫工出身，技术非常厉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时尚教育并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见多元的装扮。

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先锋、自由且

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这么多钱。王心语选择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学服装设计，攒两年经验跳槽。但是进入公司之后，却被分配到了管理岗，每天和数据报表、PPT打交道，王心语觉得这不能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语在豆瓣发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后的齐思瑶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北京，背水一战。前不久，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但团队只有40人。领导很重视我，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时刻让齐思瑶怀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些时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铁；加班的凌晨，独自打车回家；为挤时间不得不点外卖。

养好身体，李天背上了返京行囊。不到一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份短视频编导的工作，与本科专业相关。总是有996，业绩压力也比较小。她说：北京总是有很多的机会，虽然收入比不上之前，但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现在，李天在工作之余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她说：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人生的下一站也许是杭州。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回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女儿两周岁，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北京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处于比较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鲜少回家，自觉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挣不到钱。

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谈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还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个月，父亲脑出血复发全身瘫痪，几经纠结，李均婷决定留家里照顾老人，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欠的债。我现在还欠着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的钱，他们当时特别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给我刷，后来出了逾期，也特别

来，北京的职场是公平的，评价标准就是个人能力。

那就试试特岗教师吧。李天的父母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一份稳稳当当的工作。

刚好朋友今年特岗教师上岸。李天告诉记者，但正是这位朋友的讲述让她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再次回到北京。

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李天的朋友告诉她，（实习）工资到手2000元，家里目前已经开始安排相亲了。如果我考上了，那大概就是在附近上个班，很快结婚生子，我的人生就这样定型了。

李天想趁着年轻，再多看看。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是这边的职场氛围让我无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得过且过。齐思瑶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出国留学两年后随男友回到了家乡呼和浩特发展，入职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职责并不明确，直播运营这个岗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必须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什么都可以干。

入职时，公司并没有和我签署劳动合同。齐思瑶告诉记者，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工资、奖金拖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确实是真的。

虽然忙碌的时候很少，但是闲的时候真的很焦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王心语的家乡在中原地区，她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2022年毕业后，她拿到了两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一家是浙江一个小城，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两家公司给出了同样的薪水

那么，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

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

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 又是老文 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小城的感受。在经历过N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我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网友 某人 发表看法：大城市竞争大，小城市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9月，22岁的李天被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是连续一年996的工作强度和超高的销售业绩压力。那是她北漂的第一年，身体的抗议让她选择辞掉了自己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选择离开北京。

从2022年9月回到家乡开始，李天一一直试图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小城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人脉的地方，有一些好的岗位，其实是不对外招聘的。她打听到，如果想要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岗位，大概需要花20万元左右疏通人脉、打点关系。

我家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如果在哈尔滨找一份普通工作，月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李天说，自己上一份工作收入过万元，除去每个月6000元的生活开销，她还能存下来近5000元。这么看来

图片新闻



4月8日，黑龙江工商学院松北校区体育馆，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交谈。当日，黑龙江省民办高校就业协作体2023届联合招聘会暨宏志启航计划促就业洽谈会在此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326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6万余个。

对话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元凯：

中小城市吸引年轻人要提高现代化水平

郭元凯：从年龄结构上来看，首次闯荡一线城市的人群年龄整体小于回笼漂的人群。从人口迁移形式来看，首次闯荡的人群一般是个体迁移，他们只需要考虑个人在城市发展的需求，但回笼漂的人群则呈现出一定的家庭迁移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配偶或对象在城市一起居住的比例为64.4%，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比例为49.6%。

从需求和心态来看，首次闯荡的人群虽然对经济收入有一定诉求，但更多是开眼界、增阅历、长本事，外出目标整体较为模糊，回笼漂的目的则更加明确和具体，比如增加收入，为了子女教育，学习一技之长等。回笼漂的心理感受更多是归人，而非过客。

总体来看，回笼漂人群具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和发展目标，并且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存在群体差异性。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这与个体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整体呈现出外出闯荡的年龄越大，其心态与目标中家庭因素占比越高的特点。

青年在城市间流动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

中国青年网：近年来，青年的城市迁居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

郭元凯：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青年自带流动性，

是当前人口流动的重要力量。《新时期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青年人口城镇化率为71.1%，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青年通过城乡流动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发展跃迁。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以及各地人口政策的变化，青年的城市迁居行为也受到一定影响，整体呈现出向大城市和都市群移动的趋势。从迁移情况来看，一线城市集聚度依旧较高但增速放缓，新一线城市虹吸效应明显加大，三线城市稍有流入但变化较小，四线城市呈净流出状态。以北京市为例，2022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84.3万人，比2020年减少5万人，新一线城市杭州2022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1237.6万人，比2020年增加41.1万人。成都则从2020年的2094.7万人，增加到2126.8万人，两年间增加了32.1万人。

青年人口比例的下降也会倒逼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出台更多人口政策来吸引青年、留住青年。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纵深实施，城市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青年在城市间流动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大，在多个城市不定期往返居住的流动趋势也将成为现实。

中国青年网：文化娱乐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青年迁居？

郭元凯：文化娱乐资源会影响年轻人的地区迁移，特别是现阶段青年群体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明显，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的背景下，文娱资源的影响力逐步

加大。但与物质需求能否率先满足相比，单纯的文化娱乐资源并不能完全主导青年的地区迁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青年人生阅历的增加，文化娱乐资源对青年人的地区迁移力也会呈下降趋势。

青年的地区迁移更强调的是性价比平衡感，追求的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满足。迁入城市不但要能够满足个体发展的物质需要，还应提供更高水平、更具多元、更富活力的品质生活。

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凸显

中国青年网：回笼漂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我国城市发展的哪些问题？

郭元凯：回不去的家乡、融不进的城市，这折射出流入地与流出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等方面，这也凸显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中国青年网：回笼漂会导致大城市人才过剩，中小城市人才紧缺的问题吗？

郭元凯：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

人才过剩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城市之所以发展在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因此，城市人才的定义应该是一个广义概念，人才需要以更广泛的态度分布在城市各个领域，城市除了追求高精尖人才之外，对于技术工人、服务业人员等也应纳入其中。

创业扶持

八、"榕榕榕" 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九、创业担保贷款
十、一次性创业补贴
十一、创业培训补贴
十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五、住房保障

(二十六)人才租赁住房
(二十七)租房补贴
(二十八)租房补贴
(二十九)租房补贴
(三十)租房补贴
(三十一)酒店式公寓
(三十二)酒店式公寓

4月7日，高校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观看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当日，2023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国企拓岗岗才 稳就业促发展专场招聘会 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活动旨在充分发挥闽有企业稳岗促就业带动作用，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共有103家央省属、闽和闽东北四市一区国企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670个。活动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区，提供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咨询服务。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